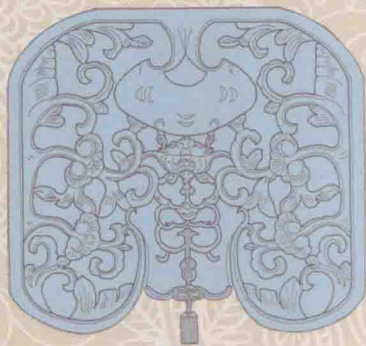


民国才女
散文系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UO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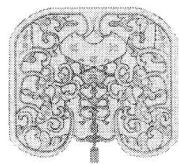
庐隐 著 MINGUO CAINV SANWEN XILIE



寄天涯一孤鸿

庐隐散文

LUYIN SANWEN



民国才女
散文系列

寄天涯一孤鸿

庐隐散文

LUYIN SANWEN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1 月下的回忆
5 碧涛之滨
9 窗外的春光
13 星夜
15 生命的光荣
19 玫瑰的刺
56 月夜孤舟
59 灵魂的伤痕
63 醉后
68 祭献之辞
74 亡命
81 东京小品
123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
129 异国秋思
132 华严珑下
137 秋光中的西湖
145 给我的小鸟儿们
155 男人和女人
157 恋爱不是游戏

159	吹牛的妙用
162	文学与革命
166	著作家应有的修养
171	创作的我见
173	小说的小经验
175	呓语
179	雷峰塔下
182	寄燕北故人
188	寄梅窠旧主人
191	寄天涯一孤鸿
201	灵海潮汐致梅姊
211	愁情一缕付征鸿
215	几句实话

| 月下的回忆

晚凉的时候，困倦的睡魔都退避了，我们便乘兴登大连的南山，在南山之巅，可以看见大连全市。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看不见娇媚的夕阳影子了，登山的时候，眼前模糊，只隐约能辨人影。漱玉穿着高底皮鞋，几次要摔倒，都被淡如扶住，因此每人都存了戒心，不敢大意了。

到了山巅，大连全市的电灯，如中宵的繁星般，密密层层满布太空，淡如说是钻石缀成的大衣，披在淡装的素娥身上，漱玉说比得不确，不如说我们乘了云梯，到了清虚上界，下望诸星，吐豪光千丈的情景为逼真些。

他们两人的争论，无形中引动我们的幻想，子豪仰天吟道：“举首问明月，不知天上今夕何年？”她的吟声未竭，大家的心灵都被打动了，互相问道：“今天是阴历几时？有月亮吗？”有的说十五，有的说十七，有的说十六。漱玉高声道：“不用争了！今日是十六，不信看我的日记本去！”子豪说：“既是十六，月光应当还是圆的，怎么这时候还没看见出来呢？”淡如说：“你看那两个山峰的中间一片



红润，不是月亮将要出来的预兆吗？”我们集中目力，都望那边看去了，果见那红光越来越红，半边灼灼的天，像是着了火，我们静悄悄地望了些时，那月儿已露出一角来了。颜色和丹砂一般红，渐渐大了也渐渐淡了，约有五分钟的时候。整个团团的月儿，已经高高站在南山之巅，下窥芸芸众生了，我们都拍着手，表示欢迎的意思。子豪说：“是我们多情欢迎明月？还是明月多情，见我们深夜来欢迎我们呢？”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大家议论的声音，立刻破了深山的寂静，和夜的消沉，那酣眠高枝的鹁鸽也吓得飞起来了。

淡如最喜欢在清澈的月下，妩媚的花前，作苍凉的声音读诗吟词，这时又在那里高唱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诵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声调更加凄楚。这声调随着空气震荡，更轻轻浸进我的心灵深处。对着现在玄妙笼月的南山的大连，不禁更回想到三日前所看见污浊充满的大连，不能不生一种深刻的回忆了！

在一个广场上，有无数的儿童，拿着几个球在那里横穿竖冲地乱跑，不久铃声响了，一个一个和一群蜜蜂般地涌进学校门去了。当他们往里走的时候，我脑膜上已经张好了白幕，专等照这形形色式的电影，顽皮没有礼貌的行动。憔悴带黄色的面庞，受压迫含郁闷的眼光，一色色都从我面前过去了，印人心幕了。

进了课堂，里头坐着五十多个学生，一个三十多岁，有一点胡须的男教员，正在那里讲历史，“支那之部”四个字端端正正写在黑板上，我心里忽然一动，我想大连是谁的地方啊？用的可是日本的教科书——教书的又是日本教员——这本来没有什么，教育和学问是没有国界的，除了政治的臭味——他是不许藩篱这边的人和藩篱那边的人握手以外，人们的心都和电流一般相通的——这个很自然……

“这是哪里来的，不是日本人吗？”靠着 I 站在这边两个小学生在那窃窃私语，遂打断我的思路，只留心听他们的谈话，过了些时，那个较小的学生说：“这是支那北京来的，你没看见先生在揭示板写的告白吗？”我听了这口气真奇怪，分明是日本人的口气，原来大连人已受了软化了吗？不久，我们出了这课堂，孩子们的谈论听不见了。

那一天晚上，我们住的房子里，灯光格外明亮。在灯光之下有一个瘦长脸的男子，在那里指手划脚演说：“诸君！诸君！你们知道用吗啡培成的果子，给人吃了，比那百万雄兵的毒还要大吗？教育是好名词，然而这种含毒质的教育，正和吗啡果相同，你们知道吗？大连的孩子谁也不晓得有中华民国呵！他们已经中了吗啡果的毒了！……

“中了毒无论怎样，终久是要发作的，你看那一条街上是西岗子一连有一千余家的暗娼，是谁开的，原来是保护治安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们勾通地棍办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都是吃了吗啡果子的大连公学校的毕业生呵！”

他说到那里，两个拳头不住在桌上乱击，口里不住地诅咒，眼泪不竭得涌出，一颗赤心几乎从嘴里跳了出来！歇了一歇他又说：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天下午，从西岗子路过。就见那灰色的墙根底下每一家的门口，都有一个邪形鸩面的男子蹲在那里，看见他走过去的时候，由第一个人起，连续着打起呼啸来。这种奇异的暗号，真是使人惊吓，好像一群恶魔要捕人的神气。更奇怪的，打过这呼啸以后立刻各家的门又都开了。有妖态荡气的妇人，向外探头，我那个朋友，看见她们那种样子，已明白她们要强留客人的意思，只得低下头，急急走过，经过他们门前，有的捉他的衣袖，有的和他调笑，幸



亏他穿的是西装，他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历，不敢过于造次，他才得脱了虎口。当他才走出胡同口的时候，从胡同的那一头，来了一个穿着黄灰色短衣裤的工人。他们依样地作那呼啸的暗号。他回头一看，那人已被东首第二家的一个高颧骨的妇人拖进去了！”

唉！这不是吗啡果的种子，开的沉沦的花吗？

我正在回忆从前的种种，忽漱玉在我肩上击了一下说：“好好的月亮不看，却在这漆黑树影底下发什么怔。”

漱玉的话打断我的回忆，现在我不再想什么了，东西张望，只怕辜负了眼前的美景！

远远的海水，放出寒栗的光芒来。我寄我的深愁于流水，我将我的苦闷付清光。只是那多事的月亮，无论如何把我尘浊的影子，清清楚楚反射在那块白石头上。我对着她，好像怜她，又好像恼她。怜她无故受尽了苦痛的磨折！恨她为什么自己要着迹，若没这有形的她，也没有这影子的她了，无形无迹，又何至被有形有迹的世界折磨呢？……连累得我的灵魂受苦恼……夜深了！月儿的影子偏了，我们又从别处去了。

| 碧涛之滨

今天的天气燥热极了，使得人异常困倦。我从电车下来的时候，上眼皮已经盖住下眼皮；若果这时有一根柱子支住我的摇撼的身体，我一定可以睡着了。

竹筠、玉亭、小西、名涛、秀澄都主张到中国饭店去吃饭；我虽正在困倦中，不愿多说话，但听见了他们的建议，也非常赞成，便赶紧接下道：“好极！好极！”在中国饭店吃了一饱，便出来打算到我们预计的目的地——碧涛之滨去。

一带的樱花树遮住太阳，露出一道阴凉的路来。几个日本的村女站在路旁对我们怔视，似乎很奇异的样子；我们有时也对她们望望，那一双阔大的赤脚，最足使我们注意。

樱花的叶长得十分茂盛；至于樱花呢，只余些许的残香在我意象中罢了。走尽了樱花荫，便是快到海滨了，眼前露出一片碧绿平滑的草地来。我这时走得很乏，便坐在草地上休息。这时一阵阵的草香打入鼻观，使人不觉心醉。他们催促我前进，我努力的爬了起来，奔那难行滑泞的山径。在半山上，我的汗和雨般流了下来；我的心禁不



住乱跳。到山滨的时候，凉风打过来，海涛澎湃，激得我的心冷了，汗也止了，神情也消沉了。我独自立在海滨，看波浪上的金银花，和远远的云山；又有几支小船，趁风破浪从东向西去，船身前后摇荡，那种不能静止的表示，好像人们命运的写生。我不禁想到我这次到日本的机遇，有些实在是我想不到；今天这些同游的人，除了玉亭、竹筠、秀澄是三年以来芸窗相共的同学外，小西和名涛全都是萍水相逢，我和他们在十日以前，都没有见过面，更说不到同好，何况同到这人迹稀少的乡村里来听海波和松涛的鸣声……

我正在这样沉思的时候，他们忽催我走，我只得随了他们更前奔些路程。后来到了一个所在，那边满植着青翠的松柏，艳丽的太阳从枝柯中射进来，更照到那斜坡上的群草，自然分出阴阳来。

我独自坐在群草丛中，四围的芦苇差不多把我遮没了；同来的人，他们都坐在上边谈笑。我拿了一枝秃笔，要想把这四围的景色描写些下来，作为游横滨的一个纪念；无如奔腾的海啸，澎湃的松涛，还有那风动芦苇刷刷的声浪，支配了我的心灵，使我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写起来。

在芦苇丛中沉思的我，心灵仿佛受到深醇的酒香，只觉沉醉和麻木。他们在上面喊道：“草上有大蚂蚁，要咬着了！”但是我绝不注意这些，仍坐着不动。后来小西他跑在我的面前来说：“他们走了，你还不回去吗！”我只是摇头微笑。这时我手里的笔不能再往下写了；我对着他不禁又想起一件事来。前此我想不到我会到日本来，现时我又想不到会到横滨来，更想不到在这碧涛之滨，他伴着我作起小说来；这不只我想不到，便是他恐怕也想不到。天下想不到的事，原来很多；但是我的遭遇，恐怕比别人更不同些。

我无意的下写，他无意的在旁边笑；竹筠更不久也跑到这里来，不住地催我走。我舍不得斜阳，我舍不得海涛，我怎能应许她就走呢？并且看见她，我更说不出来的感想，在西京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和她的容貌正是一样。现在我们相隔数百里，我看不见她天真的笑容，也听不着她爽利的声音；但她是我淘气的同志，在我脑子里所刻的印象，要比别的人深一些。世界上是一个大剧场，人类都是粉墨登场的俳優；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自己是正在作戏，事事都十分认真，他们说人大了就不该淘气，什么事都要板起面孔，这就是道德，就是作人的第一要义；若果有个人他仍旧拿出他在娘怀里时的赤子天真的样子来，人家要说不会作人。我现在已经不是娘怀里的赤子了，然而我有时竟忘了我是应该学作人，正经的面孔竟没有机会板起，这种孩子气差不多会作人的人都要背后讥笑呢。想不到他又是一样不会作人，不怕冷讥热嘲，竟把赤子的孩子气拿出来了。——我从前是孤立的淘气鬼，现在不期而遇见同调了；所以我用不着人们介绍，也用不着剖肝沥胆，我们竟彼此了解，彼此明白，虽是相聚只有几天，然而我们却作了很好的朋友。……我想到这里，小西又来催我归去，我只顾向海波点头，我何尝想到归去！

竹筠悄悄地站在我的身后，我无意回头一看，竟吓了一跳，不觉对她怔视；她也不说什么，用手拊在我的肩上，很温存地对我轻轻说道：“回去罢！”这种甜蜜的声浪，使得我的心醉了……

名涛从老远的跑来说道：“快交卷罢！不交便要抢了！”其实我的笔是随我的心停或动的，而我的心意是要受四围自然的支配的；若要我停笔，止有四围的环境寂静了，那时候我便可掷我的秃笔在那阔无际涯的海波里……现在呢，我的笔不能掷；不过我却不能不同碧海暂



且告别，也不能同涛声暂时违离。我又决不忍心叫这些自然寂寞；碧涛之滨的印象，要同我生命相终始呢！

| 窗外的春光

几天不曾见太阳的影子，沉闷包围了她的心。今早从梦中醒来，睁开眼，一线耀眼的阳光已映射在她红色的壁上，连忙披衣起来，走到窗前，把洒着花影的素幔拉开。前几天种的素心兰，已经开了几朵，淡绿色的瓣儿，衬了一颗朱红色的花心，风致真特别，即所谓“冰洁花丛艳小莲，红心一缕更嫣然”了。同时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喷鼻醒脑，平板的周遭，立刻涌起波动，春神的薄翼，似乎已扇动了全世界凝滞的灵魂。

说不出是喜悦，还是惆怅，但是一颗心灵涨得满满的，——莫非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不，这连她自己都不能相信。然而仅仅是为了一些过去的眷恋，而使这颗心不能安定吧！本来人生如梦，在她过去的生活中，有多少梦影已经模糊了，就是从前曾使她惆怅过，甚至于流泪的那种情绪，现在也差不多消逝净尽，就是不曾消逝的而在她心头的意义上，也已经变了色调，那就是说从前以为严重得了不得了的事，现在看来，也许仅仅只是一些幼稚的可笑罢了！

兰花的清香，又是一阵浓厚的包裹过来，几只蜜蜂嗡嗡地在花旁



兜着圈子，她深切地意识到，窗外已充满了春光。同时二十年前的一个梦影，从那深埋的心底复活了：

一个仅仅十零岁的孩子，为了脾气的古怪，不被家人们的了解，于是把她送到一所囚牢似的教会学校去寄宿。那学校的校长是美国人，——一个五十岁的老处女，对于孩子们管得异常严厉，整月整年不许孩子走出那所建筑庄严的楼房外去。四围的环境又是异样的枯燥，院子是一片沙土地。在角落里时时可以发现被孩子们踏陷的深坑，坑里纵横着人体的骨骼，没有树也没有花，所以也永远听不见鸟儿的歌曲。

春风有时也许可怜孩子们的寂寞吧！在那洒过春雨的土地上，吹出一些青草来——有一种名叫“辣辣棍棍”的，那草根有些甜辣的味儿，孩子们常常伏在地上，寻找这种草根，放在口里细细的嚼咀。这可算是春给她们特别的恩惠了！

那个孤零的孩子，处在这种阴森冷漠的环境里，更是倔强，没有朋友，在她那小小的心灵中，虽然还不曾认识什么是世界，也不会给这个世界一个估价，不过她总觉得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有些乏味。她追求另一个世界。在一个春风吹得最起劲的时候，她的心也燃烧着更热烈的希冀，但是这所囚牢似的学校，那一对黑漆的大门仍然严严地关着，就连从门缝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只是一个梦想。于是在下课后，她独自跑到地窖里去，那是一个更森严可怕的地方，四围是石板做的墙，房顶也是冷冰冰的大石板，走进去便有一股冷气袭上来，可是在她的心里，总觉得比那死气沉沉的校舍，多少有些神秘性吧。最能引诱她当然还是那几扇矮小的窗子，因为窗子外就是一座花园。这一天她忽然看见窗前一丛蝴蝶兰和金钟罩，已经盛开了，这算

给了她一个大诱惑，自从发现了这窗外的春光后，这个孤零的孩子，在她生命上，也开了一朵光明的花，她每天像一只猫儿般，只要有工夫，便蜷伏在那地窖的窗子上，默然地幻想着窗外神秘的世界。

她没有哲学家那种富有根据的想象，也没有科学家那种理智的头脑，她小小的心，只是被一种天所赋予的热情紧咬着。她觉得自己所坐着的这个地窖，就是所谓人间吧——一切都是冷硬淡漠，而那窗子外的世界却不一样了。那里一切都是美丽的，和谐的，自由的吧！她欣羡着那外面的神秘世界，于是那小小的灵魂，每每跟着春风，一同飞翔了。她觉得自己变成一只蝴蝶，在那盛开着美丽的花丛中翱翔着，有时她觉得自己是一只小鸟，直扑天空，伏在柔软的白云间甜睡着。她整日支着颐不动不响地尽量陶醉，直到夕阳逃到山背后，大地垂下黑幕时，她才快快地离开那灵魂的休憩地，回到陌生的校舍里去。

她每日每日照例地到地窖里来，——一直过完了整个的春天。忽然她看见蝴蝶兰残了，金钟罩也倒了头，只剩下一丛深碧的叶子，苍茂地在熏风里撼动着，那时她竟莫名其妙地流下眼泪来。这孩子真古怪得可以，十零岁的孩子前途正远大着呢，这春老花残，绿肥红瘦，怎能惹起她那么深切的悲感呢？！但是孩子从小就是这样古怪，因此她被家人所摒弃，同时也被社会所摒弃。在她的童年里，便只能在梦境里寻求安慰和快乐，一直到她否认现实世界的一切，她终成了一个疏狂孤介的人。在她三十年的岁月里，只有这些片段的梦境，维系着她的生命。

阳光渐渐地已移到那素心兰上，这目前的窗外春光，撩拨起她童年的眷恋，她深深地叹息了：“唉，多缺陷的现实的世界呵！在这



春神努力地创造美丽的刹那间，你也想遮饰起你的丑恶吗？人类假使连这些梦影般的安慰也没有，我真不知道人们怎能延续他们的生命哟！”

但愿这窗外的春光，永驻人间吧！她这样虔诚地默祝着，素心兰像是解意般地向她点着头。

| 星夜

在璀璨的明灯下，华筵间，我只有悄悄地逃逝了，逃逝到无灯光，无月彩的天幕下。丛林危立如鬼影，星光闪烁如幽萤，不必伤繁华如梦，——只这一天寒星，这一地冷雾，已使我万念成灰，心事如冰！

唉！天！运命之神！我深知道我应受的摆布和颠连，我具有的是夜莺的眼，不断地在密菁中寻觅，我看见幽灵的狞羨，我看见黑暗中的灵光！

唉！天！运命之神！我深知道我应受的摆布与颠连，我具有的是杜鹃的舌，不断地哀啼于花荫。枝不残，血不干，这艰辛的旅途便不曾走完！

唉！天！运命之神！我深知道我应受的摆布与颠连，我具有的是深刻惨凄的心情，不断地追求伤毁者的呻吟与悲哭——这便是我生命的燃料，虽因此而灵毁成灰，亦无所怨！

唉！天！运命之神！我深知道我应受的摆布与颠连，我具有的是血迹狼藉的心和身，纵使有一天血化成青烟。这既往的鳞伤，料也难